厚齋易學

二十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四十一

宋 馮椅 撰

易外傳第九

象下賛夬至艮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上下音去聲施去聲居如奇貨可居之居謂積而不散也閻惠卿曰水澤之氣上蒸于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劉氏曰當施禄以象雨之沛不當居德以象其

不雨朱子發曰古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居德則忌朱子曰未詳馮氏曰言積其德澤不以及下則忌矣劉氏曰不當自居其德以犯所忌也李子思同

不勝而往咎也

釋初九占言不慮勝而往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有戎勿恤九二占得中道也嚴備而不輕發為得中

道與初九之不勝其任者異矣居下卦之中又以剛
居陰位故也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夬夬九三象終无咎也明占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其行次且九四象位不當也陽處陰位故不果決聞
言不信聰不明也本文坎六四之變變陽則坎耳塞
矣約象之離目亦塞故曰聰不明也聰坎耳明離目

之象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行无咎九五占中未光也不能勇決故雖居大中之位未能光明也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之凶上六占終不可長也一陰至末豈能長存

天下有風遘后以施命誥四方

后天子諸侯之通稱施去聲自上而下曰施命號令

也諭下曰告以其為誥命故轉註作誥或作詰誤李氏曰風自上而下物自下而承相遇之象也李去非曰天與萬物相遠而鼓舞以風后與民相遠而鼓舞以號令張舜元曰天无言行四時之令者風也后則法之施命告於四方程正叔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后故施命誥四方毛伯玉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后自一國而之天下皆可以言四方也程可久曰命令之行巽以入之以刑威強民者失其義也郭子

和曰遘之道最爲難用聖人用於誥命可謂善用易矣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繫于金柅初六象柔道牽也牽有繫義六之道柔也

朱子曰牽引而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九二象義不及賓也釋不利賓之占毛伯玉

曰初之受制於二猶魚之不出於包也欲二之獨任

其責也以為不獨在我也而有正當任者焉此及賔之說也主不任責賔誰肯任甚矣九二之任専而責重也竊謂此正孔子義不及賔之意與經不利之意少異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其行次且九三占行未牽也雖行未牽初六以進故无大咎牽承初六柔道牽之辭李去非曰夬之九四牽羊而遘之三未牽不欲柔之勝剛如此

无魚之凶遠民也

无魚之凶九四象占遠民也遠去聲陰為民謂初六去已遠而二近之也朱子曰民之去已由已遠之馮氏曰自古失民而動無有吉理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含章象中正也即彖賛所謂剛遇中正有隕自天占志不舍命也舍令捨言不能舍天命以為遘有隕自天猶言今時既墜厥命

遘其角上窮吝也

遘其角上九象上窮吝也以上窮明吝上上聲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上上聲除去聲簡治而除舊也除舊置新謂之除猶治亂謂之亂馴擾謂之擾也戎器兵車介胄也必有弊壞者非所以防不虞之變不虞出於意料所不慮者也虞度也耿晞道曰澤上於地則鍾聚而不流毛伯玉曰除戎器戒不虞猶澤之有坊也程正叔曰衆

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聚必有所不虞之事除戎器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竊謂防壞則澤有不虞之決故謹防所以戒不虞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乃亂乃萃初九占其志亂也感於從四又欲從五故亂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引吉无咎六二占中未變也居中而志未變故與五

孚也

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六三占上巽也上上聲約象巽有巽入于五

之象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大吉无咎九四占位不當也有二義一正言位不當

本有咎一借言不當君位故僅免咎

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有位九五象志未光也以九四近民有匪孚者故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齎咨涕洟上六象未安上也上上去聲在上而無民故

未安而傷嘆如此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古愼通高大或作成高大後人所增也木植于地

中而生則日升于上盖順生理也君子以順爲德故

能升高自下積小以高大亦如木之自拱把而至于干

霄合抱也坤巽之德皆順二卦皆陰爲小然柔自初而升于上卦其高大如此楊庭秀曰棟梁拱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已耳而異端輙欲一超直入歟哉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升大吉初六象占上合志也上上聲上合坤之志

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之孚象有喜也喜去聲應六五故

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九三象占虛空虛一作墟俗文四邑為丘四丘為墟无所疑也陰善疑三本六居之六則疑今九居之則无所疑矣言九居此位可不疑也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王用亨于岐山六四象順事也以順從事也坤體陰位之象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吉升階六五象占大得志也大言九二陽爻六五以禮進之如升階登于王所是為得志趙氏曰孔子於賛曰上合志曰有喜曰无所疑曰順事曰大得志

无非以其德之巽順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在上上六象消不富也六陰為不富陰盈則消此冥升之象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見輯傳致請送也程可久曰如夷齊之餓
命也无所避致也求仁者志也得仁者遂也衆人處
窮困之際惶遽拘廹喪其所守既失於已未必免於
人此不知命者也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入于幽谷初九占幽不明也入于坎下幽陰而不明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九二象舉其一而下文併釋之中有慶也

中言得中道不往而待其來乃中也九五賜賚酒食也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藜六三象乘剛也剛謂九二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占不祥也明凶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刖九五象志未得也為上揜下閡其與六二相應

之志未得故用刑以去之乃徐有說占以中直也居
中義直故徐乃相應利用祭祀占受福也福聲偪即
尸嘏所傳之辭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于葛藟上六象未當謂六三如葛藟之纒繞蓋陰
柔未當其位也動悔有悔占吉行也行釋征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上去聲勞相並去聲誘之之謂勸輔之之謂相李仲

永曰以木汲水而上是水在上而木在下井之象也勞民者所以勸相也李氏元卓曰象之所像不一而足期于盡意而已木上有水非井也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井之用也木之出也不勞而人以汲為勞則有之矣勞其勤苦而勸助其不足則井為无窮之用程可久曰君子置井疆以養民使之稼穡必有以勞之未知所為則勸之已為而力不給則相之二說並行而不相悖也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初六象下也下戶雅反在井之下泥滓所萃故也舊井无禽象時舍也舍今捨李季辨曰夫井之道為時所棄

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射鮒九二象无與也九五不應而无與之者故不上出而下注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不食九三象行惻也行道之人為之心惻然也
求王明受福也又明占辭承上文行道之人為之求
明王以使人汲食之乃受福也

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六四象占修井也井敝而修甃之

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九五象占

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上六占大成也以大成成明收義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

澤中有火革不曰澤火革如雷雷噬嗑而曰澤中有火必无之理也當假象耳唯林黄中曰澤中有火其氣必變為温泉或為膽水為丹砂硫黄皆火之所革也治平聲歴歴法時天時也李氏曰時變之運有數存焉歴所以步其數治歴而時可明矣李去非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氣候者大數之革晦朔者一月之革

冬至者一歲之革歷元者无窮之革朱子發問古歷起於牽牛一度沈存中謂今宿於斗十六度何也郭立之曰日久必差差必復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上元太初起歷之元也林黄中曰夫歷其始未嘗不精且密行之歲久未有不差三代而上莫可考已漢太初唐大衍皆歷術之宗然未數十年躔次悉不相應又復變而求之天道之行不能无變故也毛伯玉曰自漢以來歷家求自傅於易故有卦氣起中孚之説審爾

則治歷明時曷不於中孚言之程可久曰春秋每年具四時朔晦以謹其甲子書日食者三十六蓋歷法存焉爾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鞏用黃牛初九象不可以有為也為作為也言時不可變更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已日革之六二象行有嘉也明征吉无咎之占征行

也嘉得君之所嘉嘉叶聲𢍰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言三就九三占又何之矣朱子曰言已審

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之吉九四占信志也明有孚為君上信其志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虎變九五象其文炳也虎豹之革取其文九自

離二往故炳然光明之盛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上六象其文蔚也蔚紆勿反茂也張子厚曰虎文章大其變故明豹文章小其變故蔚小人革面占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象取神器之義不取物象也凝魚冰反聚止也如庶績其凝至道不凝焉之凝劉氏仲平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京君明曰神器至大至重正位凝命

法其重大不可遷移李仲永曰位天位也命天命也

馮氏曰不正則傾不凝則散

鼎顛止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顛止初六象曰未悖也以出否故未悖必內反逆

也陸希聲曰止當承鼎顛而覆之悖也以出其惡雖

覆未悖利出否亦象疑為得妾以其子傳之者誤以

從貴也出其臭惡不食以從所貴之潔新也李仲永

曰妾賤而從其子之貴然則陽貴陰賤林黄中曰九

四爲子之象爲長出否有棄賤爲妾之象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有實九二象愼所之也之往也馮氏曰以五不能即我而往以即之則不可故謹其所往張知常曰待時之謂我仇有疾占終无尤也疾仇而非疾我雖不相即而終无怨尤尤叶余之反蘭惠卿曰不能我即於我何尤李季辨曰五耳麗上若圯而下則鼎虧矣二不上往五不下接而鼎道全故終无尤朱子發曰

四近君與我為仇二之五其可不慎所之乎二之五

鼎得實而吉不喪其實終无尤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革九三象失其義也耳革則不能舉失鼎養之

義

覆公餗信如何也

覆公餗九四象信如何也鄭舜舉曰五鼎之主不擇

人以當責乃從而信之曰信如何也夫子之嘆與

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鼎黄耳六五象中以為實也黄中之色實謂二三四陽爻在鼎之中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玉鉉在上玉鉉上九之象剛柔節也節叶津入聲以上九之剛節六五之柔如以玉鉉貫鼎之耳也或曰以陽居陰以剛節柔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音義同習坎省悉井反察也恐懼遇震之象恐生
于心懼見於貌亦洊不一之義修其所未為初遇震
也省其所以為再遇震也或曰修其善省其惡林黄
中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迅雷風烈必變是也毛伯
玉曰恐懼者作於其心修省者見於行事亦通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初九象笑言啞啞占恐致福也後有則也
說見彖替

震來厲乘剛也

震來厲六二象乘剛也乘初九

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六三象位不當也不安其位必行而後無眚

震遂泥未光也

震遂泥九四象占未光也言陽剛不能升進五位遂

止於此又為聲不大振之象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六五象危行也行道也來則危道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明億无喪有事之占其所有事在得中道故大无喪失大謂億也億數之極故爲大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索索上六象中未得也未得爲六五之中雖凶无咎畏隣戒也明占震于其隣乃天示戒當知警畏則可无咎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出如字程正叔曰以此併彼為兼蘭惠卿曰山與澤不可重也李氏元卓曰兩山相並也李去非曰位者止之所也注各止其所不侵官也程可久曰禹思溺稷思饑是也劉氏曰山雖兼而各止其所也

艮其止未失正也

艮其止初六象未失正也明利永貞之占蘭惠卿曰凡所當止之事若待其已行而後止之則失正矣林黄中曰未之為言不保往云爾

不承其隨未退聽也

不承其隨六二占未退聽也未能退聽于九三之止

艮其限危熏心也

艮其限九三象危熏心也占

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六四象止諸躬也身也指自已猶曰我也郭

子和曰言止之在我也

艮其輔以中也

艮其輔六五象以中也中故語默有序舊作中正朱子曰正衍文叶韻可見程可久曰宜作以中正然文无正義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艮之吉上九象占以厚終也以厚明敦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四十二

宋 馮椅 撰

易外傳第十

象下贊 漸至未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朱子曰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脱字京云脱風字王子雍本有之地卑也木生於地之中自下而升也山已高矣木在於山之上其高以漸也耿𤦺道曰地中生

木以順為本故其升不來山上有木以止為本故其
進有漸又曰盈動而巽進德之象漸止而巽居德之
象程可久曰居以其德止於内也善風俗入於外也
王介甫曰俗以漸善者也竊謂居德體艮善俗體巽
居則久於其道而化成善俗以漸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之厲初六占義无咎也其義如此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飲食衎衎六二占不素飽也飽道九反與九三道保皆叶咎韻素空也猶詩不素餐之義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九三占離羣醜也離去聲麗也約象爲離醜匹也一曰衆也九往四麗上卦之羣匹故不復三或曰離去下卦之羣匹也婦孕不育占失其道也失婦之道利用禦寇占順相保也三本坤順四巽亦爲

順故曰相保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六四占順以巽也六自坤歸四成巽桷順以巽以承鴻之棲故无咎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終莫之勝吉九五占得所願也如詩適我願兮之願

蓋言陰陽之情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可用為儀吉上九占不可亂也言其飛有序其
進有漸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李季辯曰澤上有雷水氣隨之而升則為女子從人
之象君子指凡也凡之嫁妹未必如父之於女慮遠
防敝之周澤之從雷一時之感也故戒之以此終身
不改永終也以我御窮知敝也耿睎道曰永終則不
敝曰知敝則不待見而後圖也程正叔曰天下之事

莫不有終當思永終之戒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象占以恒也有嫡則有娣以娣之歸長道也跛能履吉象占相承也二應五婦乘夫也初承二娣承嫡也故曰相承跛而能履非以正行事也承嫡而已故征吉或疑卦无夫義殊不知各爻取象不相蒙也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利幽人之貞九二占未變常也五陰柔隅於九四不

能下應但守女子之貞而已未變常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六三象占未當也於禮未爲當取不當位之象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之志明九四愆期之占有待而行也以待釋遲或作時非也行謂女子有行言妹之所以愆期者非失時也乃有待乎禮而行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六五象占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位在中得中道之象貴非不能盛飾而行此儉之禮故可尚也

上六无實承虛匡也

上六无實承虛匡也虛者无實之象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象電之明所以折獄象雷之威所以致刑雷與電皆

至故折獄即致刑也郭子和曰折獄斷弊也致刑麗
於刑也蘭惠卿曰折者折衷至當之理致者自此致
之於彼林黄中曰舜戒臯陶曰唯明克允易凢刑獄
之事未嘗不取諸離也李去非曰噬嗑明在上故明
罰勅法其權在上所以曰先王豐明在下故折獄致
刑責在有司所以稱君子

唯旬无咎過旬災也

唯旬无咎初九占過旬災也過旬則後時故有災災

自外至六五罪之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六二占信以發志也信有孚也六五之志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豐其沛九三象不可大事也子夏以沛為小蓋取諸此吕氏曰晝雖晦猶可作也故可以小事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占終不可用也陸氏曰使不得終竟用

事則固无咎矣用字韻未詳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豐其蔀九四象位不當也位陰故亦以五爲蔀蘇氏曰使九四而當位則明照天下矣豈復爲五所覆哉日中見斗象幽不明也以位居陰故幽而不明本爻爲人所見也遇其夷主占吉行也程可久曰動則與五相遇其柔中坦夷之德相得而吉行矣路氏曰謂

之吉行者以遇主之吉而可行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明占不及譽者舉慶則譽在其中矣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上六象天際翔也詩如翬斯飛之意天際言其高亢也上一爻爲天之上故曰天際震動之極故有飛翔之狀闚其戶闃其无人占自藏也藏平聲言

自爲擀蔽亦重陰之象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旅呂氏曰火非山上之物火寓於山故爲旅林黄中曰山上非火之所歸李子思曰山下有火聚而爲明故爲賁山上有火散而不留故爲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林黄中曰明取諸離愼取諸艮程可久曰旅可托宿而已故以之不留獄朱子發曰明者或不愼愼者或留獄皆失旅之象李季辯曰

貨財貴乎通而刑獄不欲積滯財利君子所不言故
體其象以明獄毛伯玉曰陽失位爲旅非山上有火
也至於觀象而用之則取其火以爲明取其止以爲
慎取其旅以不留獄无往而非易无往而非象也獄
者小人之遽廬久則重困留則蔓延趙氏曰噬嗑與
豐之爲刑以有震之威離之明也噬嗑繼之以賁豐
繼之以旅則離明如故而震爲艮止矣明无時而不
用威有時而當止故賁曰无敢折獄旅曰明慎用刑

而不留獄知无敢之辭又知明慎不留之辭則知震

變爲艮之義矣

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瑣瑣初六象志窮災也无童僕而自負敗於道其

志窮矣此明占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得童僕貞六二占終无尤也旅以行爲義而貞固以

守宜有尤矣而童僕之助終无尤也災尤協聲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焚其次九三象亦以傷矣焚次則傷資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明喪其童僕之占以在旅而與下无以為資此童僕之所以亡也喪去聲

旅于處未得位也喪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九四占未得位也得位則即次矣未得位故姑處喪其齊斧心未快也明占其心不快者以喪其齊斧也

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以譽命六五占上逮也逮企而及也九自三終歸於五是上逮於五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明上九鳥焚其巢之象以旅而亢於上其義必焚其巢也承九三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之文喪牛於易占終莫之聞也牛在平野巢在高亢牛喪而終於遠莫得聞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風巽正義兩風相隨物无不順申命說見彖賛程可久曰申前事而命之行也李氏曰上之言謂之命舉而錯之謂之事李子思曰天下有風后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施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覆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於天下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初六象志疑也陰善疑故進退利武人之貞占

志治也治平聲李氏曰先於志疑而後於志治者始疑而終決也李泰發曰治者蚤正素定臨事不惑蘭惠卿曰其志整治

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之吉九二占得中也用史巫紛若宜非吉事乃謂之吉者以二得中以九居之亦剛柔之中也

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巽之吝九三象占志窮也志於執剛用柔而前又

濵巽則其志窮矣亦下卦之終之象

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獲三品六四占有功也田之有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吉占位正中也但以位正中故貞而獲吉悔

亡无不利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齊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上九象上窮也上窮則反下喪其齊斧正

乎凶也又明占之貞凶者乃正乎凶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澤兌麗義見離彖贊李仲永曰麗澤者相連而不相離也君子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相麗之象講兌爲口舌頰輔習重習麗澤也烏數飛爲習都聖與曰講其所未知而明之習其所已知而行之程正叔曰猶麗澤之互有滋益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和兌之吉初九象占行未疑也爻與六三相遠九二
未相疑也凡曰疑者謂陰爻林黄中曰未者因九二
以成文也在初未疑至九二則可疑矣程正叔曰謂
未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

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兌之吉九二象占信志也二與三其志相信非茍
爲相說者也馮氏曰其志可信而信之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之凶六三象占位不當也自外來居不當其位
故凶此孔子之例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之喜占有慶也相得則曰喜相樂則曰慶
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于剝九五象位正當也明有厲之占當說之時剛
過故有厲此亦孔子之例
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引兌象占未光也言所引不必皆隨皆正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水為險難遇風則渙散帝上帝立創也李仲永曰方險難之時雖欲享於帝立廟不可得也蓋難散之後方始為之決曰享帝尊尊也立廟親親也朱子曰皆所以合其渙李季辯曰享帝立廟則渙之主定矣朱子發曰享於上帝使知天無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

渙虞仲翔曰陰上至四承五為享帝陽下至二為立
廟蓋初耦二竒亦有廟宇之象劉氏曰巽者潔齋之
時故卦有巽者多言神事觀曰盥薦升曰用禴巽曰
史巫馮氏曰大象別立一意以為用易之方享帝立
廟與王假有廟意有不同
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之吉占順也一陰巽入陽下之象朱子曰非有
濟渙之材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奔其机九二象得願也往者中心之所欲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躬六三象志在外也外謂上九一曰九五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渙其羣元吉六四象占光大也獨能離其羣以輔九五所以光大光大釋元吉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无咎九五占正位也王之居積所以散之而无咎者以正王者之位散與之權得專也

渙其血遠害也

渙其血上九象遠害也遠去聲柔剛之爭必見傷害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節義見輯傳卦下行去聲程可久曰澤受水有節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謂制數度以德詔爵以材居位是謂議德行李去非曰數有多寡度有

長短制之所以立法也劉長民曰名位有等差德行有小大君子議德行升之品位則名器不濫毛伯玉曰象取於以澤節水剛柔分而剛得中取於畫說以行險取於德當位以節取於爻是皆觀象於正名之後因而通之爾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戶庭初九象知通塞也明无咎塞色白反通塞言時九二塞其前故不可出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出門庭凶九二象占失時極也明凶極中也言失時中之義二居中故有極象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之嗟六三象又誰咎也明无咎自巳所致難咎他人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節之亨六四象占承上道也明亨謂志通於君也

承六五乃君臣之道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節之吉九五象占居位中也明吉甘於味屬土居

中央五位居中應甘之象二五皆中二失中而五得

中者位當不當之異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貞凶上六象占其道窮也說見彖贊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虛象獄二陰在獄中象死一居陽位者不可死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亡絶類上也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小過雷出地奮今在山上則過矣然未至天上大壯則所過亦小也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呂與叔曰過猶不及君子不取於斯三者許其過者可過於厚不可過於薄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以凶初六象占不可如何也李泰發曰飛鳥迅速其離網罟畢弋之患間不容髮其可救乎不可如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程正叔曰救止莫及无所

用其力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其君六二象臣不可過也明无咎之占程可久曰君臣之分甚嚴臣道不可過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從或戕之凶九三占如何也如柰也蘭氏曰其凶可知

李泰發曰雖有明知不能爲之計矣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弗過遇之九四象位不當也不當其位故不能防陰

小而與之相遇也往厲必戒占終不可長也雖與陰

小相遇終不可長保其不變

密雲不雨已上也

密雲不雨六五象已上也上上聲也或作尚非言陰

已上陽

弗遇過之已亢也

弗遇過之上六象已亢也亢極也陰不言亢言位之

亢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既濟水下而濟火火則不燥火上而濟水水則不寒故爲既濟思患豫防石氏曰火性炎上水性就下火不能長居其上必有時傾覆而又水火亦相克故君子當既濟則思有患難豫先防備李去非曰預爲之防所以先天地之數也毛伯玉曰天下之亂未有不伏於治知者防之於未然以爲理之必至不

可忽也

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其輪初九象義无咎也能力濟難其義无咎非本

有咎而補過者也

七日得以中道也

七日得六二占以中道也以二之道得中非初三多

凶无位之地故六雖反五其位不當數周復還也

三年克之憊也

三年克之九三占憊也憊步拜反困劣也陸作備當是古通其義憊其聲備

終日戒有所疑也

終日戒六四占有所疑也六陰也善疑疑其敝壞故終日戒之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九五象以時明禴祭言禮時爲大不以物之豐殺也實受其福占吉大來也

占者福也本文陽爲大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其首厲上六象占何可久也易窮則變柔弱之材又不能持守既濟之治烏能久哉濡首而厲固其必至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未濟李氏曰功未及物故爲未濟慎辨物居方耿𤣥道曰二卦之所以不同者分定與亂耳故

君子慎辨物使物以群分慎居方使方以類聚如此

則分定而不亂爲既濟矣李子思曰坎離互藏其宅

乾坤之交也未濟者水火各反其位坎離之不交也

坎離不交則上下名分之所由以辨不可以不交之

故而義无所取也李季辨曰水火不相射則各從其

類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濡其尾初六象亦不知極也亦蒙既濟上六象贊爲

辭李季辨曰極終也濡尾不往莫知所終即彖不續終之意蓋極之爲言至也有終之之意既濟上六不知所終故何可久未濟者既濟之反未濟之初六即既濟之上六也故爻義相蒙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貞吉占中以行正也曳其輪得中以行正道故吉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征凶六三占位不當也毛伯玉曰六爻皆不當位而獨言於此爻蓋九二九四以不純用其剛爲吉而六五又以柔中爲亨各因爻取義獨此爻以非其人而居其位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貞吉悔亡九四占志行也毛伯玉曰四能出險必貞而吉其悔乃亡悔亡則四之志行矣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六五占其暉吉也暉日光離之象程可久曰光明輝映世之未濟非所患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濡首上九象亦不知節也謂不知飲酒之節而至於濡首也亦又承初六之贊辭

厚齋易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四十三　　宋　馮椅　撰

易外傳第十一

說卦上

舊以上中二篇為繫辭按繫辭乃文王繫于卦爻之下之辭非傳也當是其間有孔子述繫辭之旨漢儒無經可附如彖象之類故釐為上下而别自為編也

吳斗南曰漢藝文志有說卦三篇出于河內女子今

亡其二即此上下篇是也今正之司馬君實曰雜記前聖及孔子解易之語程可久曰悉類于此出于孔子者加子曰以別之竊謂此書與文言出于孔門故仲尼稱子其無子曰者疑亦周家說易之遺書也所述皆文王作易之事周以前未有此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或作埤非太極之初乾陽坤陰之氣渾然于有域之間無象可見乾坤有性而無體託天地以為體乾

陽之氣上浮而爲天坤隂之氣下墜而爲地一尊一
卑乾坤始定易之首畫乾坤蓋取諸此鄭少梅曰庖
犧未畫卦之前天地是乾坤自然兩卦也程可久曰
尊卑者不易之體故曰定朱子發曰歸藏先坤首萬
物之母連山先艮以萬物之終始至於周易尊乾卑
坤其體乃定見於卦則上體乾也下體坤也君尊臣
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三綱不正天地反覆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陳布也卑者賤而位乎下則地之象也高者貴而位乎上則天之象也易之辨貴賤存乎六位蓋取諸此王介父曰高者不能自高唯有卑然後見其高張子厚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高以下為基亦人先見卑處然後見其高也朱子發曰貴以賤為本易自下升上元士大夫三公諸侯承之然後君位乎五也程可久曰卑高因時之升降而列焉故曰陳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斷都玩反决也乾坤皆有動静直專闢翕是已唯夫
形於天地天圓則常動地方則常静然後乾剛坤柔
斷然無疑易之以七八九六生爻蓋取諸此柴氏曰
動静無常則剛柔特未定故有常則可斷楊中立曰
若其變動不居則剛柔不足以斷乾坤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者陰陽之方主静而屬地各以氣而類聚物者陰
陽之物主動而屬天各以情而羣分易之繫辭以明

吉凶蓋取諸此郭子和曰居同方則以類聚物殊情則以羣分聚必黨所同分必伐所異同異立則愛惡相攻而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如離之在天成日在地成火坎之在天成月成雲在地成水成泉巽之在天成風在地成木是乾坤變化之形見也易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取諸此龝氏曰象者形之菁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

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
耶
此一節言易之始形於造化如此造化存乎天地
而易存乎乾坤皆一陰一陽之所為也柴氏曰乾
坤之體定然後以卑高分貴賤以動靜名剛柔以
分聚知吉凶以形象觀變化耿睎道曰乾坤之定
既由於天地之判則天地之卑高以陳而乾坤之
貴賤斯位矣天地之動靜有常而乾坤之剛柔斯

斷矣天地之間類聚羣分而乾坤之所以爲吉凶者生矣天地之間成象成形而乾坤之所以爲變化者見矣凡此言聖人作易之所由起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摩或作磨乾坤之氣相切摩也易之九六七八往來升降於六位盖取諸此朱子發曰乾以剛摩柔坤以柔摩剛盪唐黨反或作蕩非今世俗溫酒謂之盪文從皿從湯以皿盛酒動盪於湯之上也故或作蕩或

曰動也或以乾盪坤或以坤盪乾三男三女亦然易之重卦盖取諸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言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實也鼓鼓動也霆聲廷或上聲去聲雷之餘氣挺生萬物也風之潤物方春發生之時撓之使脉理疏通而水上行也運或作違非雷霆震也風巽也雨兑澤艮山通氣蒸而為之也日月坎離也剛柔八卦而止及六子者乾剛坤柔立

本者也六子代父母以有為者也故易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取諸此張子厚曰人之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於鼻息見之自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銷鑠氣復升騰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男者乾之道女者坤之道此以人之生言也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陰陽雌雄牝牡

此一節言易之形於造化之生物如此皆陰陽之

變化也朱子發曰六子之致用不越乎乾坤張舜
元曰陽氣至東雷奮而霆隨陰氣至西風畜而雨
降日月北會陽氣入而陰氣出以為寒日月南行
陰氣入而陽氣出以為暑乾下坤得之而成男坤
交乾得之而成女李仲永曰剛柔相摩陰陽相推
也八卦相盪陰陽相錯也鼓之以陰陽之聲潤之
以陰陽之氣運行之以陰陽之精耿氏曰萬物資生
乎雷霆風雨之變而從役乎日月寒暑之運所以

流形而不窮也李氏曰凡此皆變化之道也鄭少
梅曰天地一變而為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又一變
而為人物男女無非天地之變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言造化之生物本於易之乾坤物各有始感乎乾則
知之物各有成資乎坤以作之柴氏曰物之有象一
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為之一氣既
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為之朱

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蓋謂猶今之官制內稱知樞密院知制誥外稱知州事知縣事之知也此說自司馬君實而朱子述之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去聲平夷也簡省徑也乾隨物所感而有知因以賦予豈不平夷坤唯乾所施而成之未嘗自為豈不省徑能謂作成物也楊廷秀曰乾坤之功雖至溥而

無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煩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是之謂易成萬物者坤之所為也為其成莫為其始是之謂簡李仲永曰陽以陰為險乾無陰以為險唯一於健故易陰以陽為阻坤無陽以為阻唯一於順故簡柴氏曰乾有知覺以其易也坤能成物以其簡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自易簡外凡易知易從皆為難易之易賢人謂賢於
人如夫子賢於堯舜之賢一曰聖賢之賢其為聖賢
之賢者謂易未嘗以聖人責天下謂之賢人則下聖
人一等皆可勉而至也朱子曰人之所為如乾之易
則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
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
者衆故有功又曰德謂得於已者業謂成於事者人
法乾坤之道至此可以為賢矣耿睎道曰若幽險而

難知則人畏而不親矣叢脞而難從則勞而無功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以易而平險以簡而御煩則天下之理千蹊萬派同歸一致皆為我所得矣得之為言謂在彼者皆有之之謂也天以易而位乎上地以簡而位乎下人而能體易簡使天下無遺理則成位乎其中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也朱子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一節言易本於乾坤之易簡存乎人以體之然後配天地而成三極也郭子和曰大明乾坤之德終以聖人法乾坤之道柴氏曰就人推明乾坤易簡之德如此其大蓋人物均有此德唯人能擴而充之與天地並也鄭少梅曰人之所以異於天地者其心志本來易簡而習艱險也艱險一習與天地遠矣所以坎險之卦易坤靜之位加一習字表其由易簡以入艱險也

右第一章首言乾坤之理形於天地之兩間則易之卦與爻位吉凶變化之理畢具繼言乾剛坤柔相推而生變化則易之奇偶重卦之功用無遺終言乾坤之易簡而推之在人則可以與天地並而立三極之道則卦雖未畫易雖未作而一經之理本末粲然在目推而行之存乎人爾郭子和曰自天尊地卑而至易簡乾坤之義畢矣朱子曰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

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無體之也鄭少梅曰有自然之易有庖犧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自然之易在庖犧未畫之前也庖犧之易在文王未作經之前也文王之易在孔子未作十翼之前也庖犧因天地而畫乾坤未畫之前天地是乾坤自然兩卦也故天地之位有貴賤材有剛柔兆有吉凶道有變化相摩則有相推之剛柔相盪則有自然之八卦有雷霆風雨日

月寒暑之變以成萬物之男女其要不外乎易

簡之善而已此自然之易而庖犧法之以畫卦

文王玩之以作經孔子述之以作十翼者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虞下有悔吝二字辭不倫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章言文王之作易也聖人指文王也設陳也陳庖

犧所畫之卦以觀其象象謂卦之吉凶爻之變化也

下文所云是也吉凶有其象則繫之以辭而明之變化有其象則剛柔相推以生之剛推柔則柔變而剛化矣柔推剛則剛變而柔化矣此言爻也不言繫辭吉凶者承卦下之文猶周官言詩之風即次之以賦比興而雅頌在其後不復言賦比興者承上文也鄭少梅曰古卜筮家謂之繇大傳无繇之說是孔子刪去不取也

此一節明文王作易卦爻之辭耿晞道曰八卦成

列象在其中矣卦之有象見吉凶猶天之垂象見

吉凶也剛柔兩盛為相摩一盛一衰為相推八卦

交互為相錯一去一來為相盪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象猶形之有影也失則凶得則吉觀事之失得則知

吉凶之必至矣朱子曰象者物之似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有凶凶有吉吉凶二辭不能盡也故又有悔吝悔

追恨也吝文從文從口口以爲是文過而不改也觀
事之憂虞則知悔吝之必至矣朱子曰吉凶相對而
悔吝居其中悔自凶而趣吉吝自吉而向凶耿睎道
曰悔過而將改則過止生於心故爲憂之象憂在心
也吝過而不改則過遂形於外故爲虞之象虞在物
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耿睎道曰六爻剛推柔則剛進而柔退柔推剛則柔

進而剛退進者變也退者化也觀爻有進退則知變化之所通矣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内卦屬陽剛明晝之象外卦屬陰柔闇夜之象故離之三為日昃而豐之二為日中觀時有晝夜則知剛柔之所分矣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三極與三材與三材陰陽柔剛仁義是其材也極至

也三極天地人各一其極也必待於六爻之動者爻有肴義又有交義剛柔雜居於六位之名也爻圓而動天也位方而静地也位之當不當人也以天之剛德居地之陽位在人為位正當也動而變柔是以柔德居尊位不當矣柔居陽位在人為位不當也動而變剛是以剛德居尊位為位當矣柔也亦然是三者必極其道之變通而後已是以謂之三極也

此一節言設卦所觀之象以歸於三極之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君子指體易之人居者處而不出也樂聲洛玩者觀之詳朱子曰序謂卦爻所著事物當然之次第張子厚曰每玩習則有所益所以可樂朱子發曰易貴賤之序爻吉凶之辭張舜元曰進退各以其序吉凶各有其辭

此一節明君子體玩卦爻以待用者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處而不為則時之合應何卦觀其卦之象而玩其卦之辭出而有為則筮之所變何爻觀其爻之變而玩其爻之占蓋卦靜而爻動用靜則吉若乃動必觀所變之卦其占吉而後動也朱子曰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所值吉凶之決也張舜元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吉凶之期可以前知矣李仲永曰吉凶

者天也觀而玩之避凶趨吉一順乎天是以有吉而
无不利也
此一節言君子體玩卦爻以致用而獲吉也林黄
中曰此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蘭惠卿曰
象與辭寓於書而已存故居則法之以體其常變
與占求諸蓍而後見故動則筮之以盡其變
右第二章專言文王之作易之象觀天地乾坤
以演卦生爻不能无吉凶悔吝有待於君子體

玩之以致諸用與易道合然後有吉而无凶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

彖者指文王所係卦下之辭言一卦之大象即第二章所觀之象也

爻者言乎變者也

爻以變動為占爻者指文王所係爻下之辭鄭少梅曰揲蓍遇七八不變遇九六即變今易皆系九六則言其變也以左氏考之因變而得辭龔氏曰道无變動

則爲三材有變動則爲六爻朱子發曰聖人設卦觀
象默而識之天下不皆識故彖辭所以言一卦之象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有難知者故爻辭所以言
一爻之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耿睎道曰積悔可以爲吉而未純乎吉積吝可以爲
凶而未純乎凶是以同爲小疵龔氏曰積而大之則
成得失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

善其補過也龔氏曰止於常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為休而依之過於常則其行闕闕則人以為咎而違之唯隨其闕而補之然後无咎正義曰即此一爻能補其過

第一節朱子曰此卦爻辭通例耿氏曰此申上章君子居則觀其象象爲在彖之所言是也動則觀其變變爲在爻之所言是也或言象或言變以至

言失得言小疵則有盡其言之辭焉乃居而玩之之辭也有吉凶有悔吝有无咎乃動而玩之之占也竊謂辭者卦爻象之辭卦如履虎尾爻如潛龍之類是也占指言變之占不及卦也如勿用利見大人是也上章皆言吉凶悔吝剛柔變化之象此章則言彖爻吉凶悔吝之辭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列謂成列有序位六位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位高

者貴位卑者賤故孔子論三多凶五多功謂之貴賤之等上貴而下賤也與陽貴陰賤不同

齊小大者存乎卦

陰陽固有小大之分然一陰一陽對立乎有域之間未嘗有餘亦未嘗不足小者往大者來所以為泰也而大者亦時乎往小者亦時乎來大者之能畜小也而小者亦時乎能畜大大者之過小也而小者亦時乎能過大並立之謂齊王景孟曰爻者言乎變而列

貴賤者又存乎位彖者言乎象而齊小大者又存乎卦

辯吉凶者存乎辭

辯分别之也承上卦爻之文則卦爻所係之辭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介界也介在吉凶之兩閒分界處也朱子曰介謂辯别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

震无咎者存乎悔

朱子曰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无咎

此第二節申上一段之義講義曰位卦吉凶悔吝无咎皆申上文之言爻之變有貴賤之不等而能列者以其位也彖之象有小大之不齊而能齊之者以其卦也吉凶之有失得而能辯之者以其有辭也悔吝之有小疵而能憂之者以其能介也无咎之善補過而能震之者以其知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陽卦體大其辭平易陰卦體小其辭險陂平易多吉險陂多凶君子小人之分也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指其險易之方各者卦有小有大也之所往也李仲永曰指其吉凶之所在而使之趣避也朱子發曰辭有易者之於吉也辭有險者之於凶也或曰左氏不言得某爻而言某卦之某卦之變也易以變為占猶

漢書註邦之字曰國之之

右第三章專言文王作易所繫之辭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總言易之為書與天地適相當無欠無餘也準均停也彌亦作弥綸條理也彌綸天地之道猶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朱子發曰生蓍立卦生爻三者準天地也亦通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在上故曰仰地在下故曰俯以者以此易之書也
天逺故曰觀地近故曰察文者氣之所形如日月星
雲之象理者形之所成如髙下流峙之義文明也理
幽也朱子發曰仰以易觀乎天則凡地之成形者莫
不有是文俯以易察乎地則凡天之成象者莫不有
是理然則幽明一致也幽者明之理明者幽之文是
所謂故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蓋謂始何緣有生終何緣有死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此原始反終之謂也夫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一晝夜之間極覆載之內無一息不生無一息不死人物各受一元之氣有聚有散自然如此死者氣散於太虛生者氣聚於其物氣者陰陽大造之氣非一物之所得私也非謂死者復生如異端所謂前身化後身或人為異類異類之為人也說謂言其理也程可久曰二氣絪

緼而精聚物之所以生二氣離析魂不載於營魄而遊焉物之所以死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氣之精者聚而為人物魂之游者散而為變化變對化言則變為生化為死單言變者化之義也胡巽之曰於萬物之間受陰陽之精氣而靈者則為人人受陰陽之精氣萃之於身則耳目口鼻心知髮膚而為體魄合於人身則謂之魂故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

慮則謂之神及夫思慮既久精神巳倦心知巳勞髮膚漸衰用之太過及其死也體魄降於地骨肉斃於下精神散之於天則為神體魄散之於下則為鬼左氏載子產之言思之精爽是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人之生則精氣聚而為神死則骨肉散而為鬼而精魂改變去形離體則成變化之道也程正叔曰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張子厚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

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
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
之為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朱子發曰陰
陽之精五行之氣氣聚為精精聚為物得乾為首得
坤為腹得震為足得巽為股得坎為耳得離為目得
艮為鼻得兌為口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
魂陽反於天魄陰歸於地陰陽轉續觸類成形其游
魂為變乎講義曰精氣為物言其聚也游魂為變言

其散也精天一之所生也故自此而化生自此而壯長自此而神明氣陰陽之所成也故一清一濁而具天地一呼一吸而成晝夜或動而散或靜而止此所以聚為物物成形而有所歸故大化有四以至於死死則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降則為化化則因形而盡升則為變變則無不之故鬼以有所歸而為言則凡物之化可知之也神以無不在為言則凡游魂之變可知也游魂者聚魄之對也故者其事之所因

也說者其理之所在也情者可以意通也狀者可以形測也䟽南仲曰精神魂魄意五者聚而為物散而為變其聚也精為先故於物言精氣其散也魂為先故於變言游魂而已不直曰精而曰精氣者有曰精氣有曰神氣氣以神主以精凝有精則氣從之矣夫聚而為物散而為變同此五者而已則鬼神之情狀何以異乎人之情狀哉鬼神特其散者而已以其聚可以知其散也又曰祝可以通則鬼神之情無以異

乎人之情尸可以象則鬼神之狀無以異乎人之狀張舜元曰情由狀立狀因情成鬼神雖去形其情不違乎狀故獺之祭也不離乎獸人之祭也以粢盛為主祝天則以圓丘祭地則以方澤是知鬼神之情不違乎狀猶天地神祇不違其方圓也

此一節言易之作知天地之道故準之而能彌綸之也柴氏曰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天地何道也一文一理有幽明之故一始一終有死生之說一

物一變有鬼神之情狀文理者幽明也知其故則易也始終者死生也知其說則易也物變者鬼神也知其情狀則易也朱子曰此窮理之事也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王景孟曰天地之道即下所謂一陰一陽是也在天地則為幽明寓於始終則為生死見於物變則為鬼神易之為書彌縫無闕綸理有序而天地之道盡在此書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違悖也知天地之道幽明死生鬼神之故之說之情狀故能準天地而與之相似彌綸天地之道而不違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道或作導流或作留皆非聖人之知周萬物似天之高明也而道亦似天之濟天下故能不過於亢旁行乎天下似地之通普也而未嘗徇物而忘反故能不

流於湯此言與天地相似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樂聲洛虞作變非與天地相似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焉知通塞之命而樂之故能無道不行之憂所謂受命也朱子曰既樂天理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與地相似故不擇土而居焉敦友助之仁而安之故能與所居而愛所謂里仁也此言故不違王介父曰儻富貴行乎富貴儻貧賤行乎貧賤所謂樂天也儻夷狄

行乎夷狄儻患難行乎患難所謂安土也張知常曰順天之數故樂天知命而不憂體地之德故安土敦乎仁而能愛王景孟曰樂天安土此又言易之道無適而非天地也夫天者制命之君也土者宅生之地也而易則性命之學也樂天則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初無昌昧干時之失蓋所知者命也所知者命則無一毫之非吾命夫何或憂之有安土則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初無厭惡不平之念蓋所敦者仁也

所敦者仁則無一物之非吾仁又何不愛之有知命命之學也敦仁性之學也故曰易性命之學也而天地盡在是矣

此節言易之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而不過旁行而不流即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也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不憂能愛即其所以不違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朱子曰範如甄冶之有模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

而易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財成者也王景

孟曰天地之化即陰陽二氣之相為推移是也李氏

曰前言彌綸天地之道此言範圍天地之化道者陰

陽之運行化者陰陽之生育龔氏曰春則生夏則長秋

則歛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之化也使之

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於寒不陵暑暑不奪

寒陰不至於太肅陽不至於太溫而萬物各得冲氣

以生此之謂圍範圍不過皆中節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

李仲永曰萬物散殊洪纖巨細各各成形者曲成而不遺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通貫也朱子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耿睎道曰晝夜積而成寒暑寒暑積而成歲歲積而成古今萬物之動靜出入死生榮悴於是迭縻而

迭起矣通乎晝夜之道同為一條而知則近之於出
作入息之宜遠之於往古來今之變小之為夢覺大
之為幽明死生鬼神無不洞達矣

此一節結彌綸天地之道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之者也晝夜之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矣幽明死
生鬼神皆一陰一陽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朱子曰通晝夜之道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無有

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也王輔嗣曰方體者皆系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王景孟曰神與易非二物也郭子和曰孔子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寓於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之神此神所以無方也李子思曰八卦相錯交變而不常乾或來內坤或往外坎或居上離或居下或剛上文柔或

柔來文剛或剛得中或柔得位以至反對相易形象非一殆不可指其方而名其體也唯其不可以指其方而名其體夫是以謂之神謂之易神者不可知測易者交相易之謂也耿睎道曰天高地下不為無方天圓地方不為無體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則固在方體之中矣乃若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通乎晝夜之道則無方亦無體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者比況行路以為稱也一陰一陽往來升降消長變化周流無窮故不居於一方不定於一體此之謂易之道也程伯淳曰道非陰陽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接續之辭成者始終之辭姑以乾坤言之純陽者乾之道也純陰者坤之道也乾坤有純陽純陰之道故接續此道者為元亨利貞四者即所繼之善也

乾由其元亨利貞以終始乎至健坤由其元亨利牝馬之貞以終始乎至順者即所成之性也程可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乾坤見之繼之者善即四德見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仁者以愛人為心見易之教人趨吉則曰易之道仁也知者以慮患為心見易之教人避凶則曰易之道知也仁知有異見易無異道彼各隨所知者名之爾

昳睎道曰仁者有見於仁而謂道仁而不知道之藏

諸知知者有見於知而謂道知而不知道之顯諸仁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謂凡民而無見於易者也飢食渴飲夏葛冬裘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無非日用乎一陰一陽之道而

不自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

君子猶大象之所稱鮮猶民鮮久矣之鮮易之一書

無非聖人體易參天地之事今言其道爲君子者不以聖人絕天下也李仲永曰是道也一陰一陽不離日用於日用之中見而知之者君子也無所見而不知者百姓也無所見而不知者多則見而知之者鮮矣

此一節言易之神彌綸天地之道而人罕知之大抵此章皆言致知之學首言易知天地之幽明死生鬼神之道中言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此

又言天下之見道偏闇而鮮知易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至此始言聖人之於爲諸毛氏曰古者反聲切字之原佛家者流謂之二合盖兩字合一聲也易顯之於仁陽之闢也而主生凡吉慶亨利之事也即仁者之所見者也易藏之於用陰之闔也而主殺凡凶咎悔吝之事也即知者之所見者也聖人之心憂患天下恐一物之不得其所而易以陽生陰殺鼓動萬物使之

自為趨避而不與聖人同其憂患斯世之心盖易道無所容心與天地相凖而聖人不能忘情者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

嗟嘆易之德業如此其至也朱子曰顯自内而之外仁謂德之發也藏自外而之内用謂業之本也毛氏曰聖人之憂有所不忍易之吉凶有所不恕林黄中曰仁顯而用藏則德盛而業大人見其盛德大業之美而不知其顯仁藏用之神故曰至矣哉歎其妙用也

此一節意屬於成之者性之下其中欲言人不知易以仁知百姓君子間之張知常曰此易之所以不得不興聖人之所以不得不作易也張子厚曰此篇或說易書或說天地或說人卒歸一道雖甚參錯而理則同也竊謂言易法象天地與之相準而行之存乎人故其終必歸之聖人君子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既贊德業之盛大必推原其極大之由洪纖高下媺

惡短長皆陰陽之所造化是名大業消息盈虛往來更禪皆陰陽之所迭運是名盛德之謂與謂之不同之謂者猶曰是名也謂之者猶曰呼為也張子厚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

因德業之富有日新而推本之曰凡此皆易也易道生生不窮所以富而有其業日而新其德也朱子發曰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生生不窮是謂之易朱

生生之謂易

子曰理與氣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蘭惠卿曰乾始三畫以象三才故曰成象坤則斷三畫成六效法乎乾故曰效法毛伯玉曰畫一以為奇謂之成象因奇而生耦謂之效法乾坤者奇耦之畫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蘭惠卿曰揲蓍之時極十又八變之數遂知來物是

之謂占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之謂事朱子曰事行事也所謂占者極蓍揲之數可以前知也所謂事者即占之變而通之者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方其筮時未知此爻為陰為陽得一爻又未知次爻以至六爻成卦未知陽卦或陰卦是之謂不測不測則不可知是其神也唯其神所以占而知來講義曰

陰知其在陰而不知其在陽陽知其在陽而不知其
亦在陰此之謂不測

此一節林黃中曰有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
有法而後有占有占而後有事竊謂始言易之神
而占筮之事卒歸於神而已

右第四章始言易之在天地繼言文王觀天地
之象而作易又繼言文王作易而繫之辭至此
乃言易道難知而寄之筮占也盖易之成書準

天地能彌綸其道而其神天下罕知易不能憂
患而寓其神於占筮告天下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以道陰陽而陰陽之性則乾坤是也乾大坤廣故
易為廣大廣配地大配天以言乎遠謂天也天之行
健故不可禦以言乎邇謂地也地德直方故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人道也備言无欠闕也楊廷秀

曰廣大出於乾坤龔氏曰廣言无不載也大言无不覆也王景孟曰合乾坤以為易廣遍謂坤大遠謂乾

此一節總言三極之間无非易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專陸作塼非翕虛級反歛也歛聚其氣闢婢亦反此申言易之廣大出於乾坤也不禦靜正者廣大之所形也專直翕闢者廣大之所生也朱子曰乾坤各有

動靜於四德見之靜别而動交乾一而實故以質言
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盖天之形雖包
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程可久曰方乾
用事而動坤乃輔乾而開闢及坤用事而靜乾乃不
交而專壹也无所闗故曰直以摰歛為事故曰翕李
仲永曰乾為命之府坤則申之而已坤靜則翕萬化
而含弘動則闢萬化而光大程伯淳曰乾陽也不專
壹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

此中言易之於遠邇天地之間如此也而天地之間以人為貴周官至德以為道本言在人德之到其地位者也天地者廣大之體四時者變通之序日月者陰陽之精至德者易簡之所賦尚何以配為哉蓋乾坤之廣大變通陰陽之有其義易簡之有其善无以形容之故有形者廣大无加於天地而非謂天地也

有氣者變通莫著於四時而非謂四時也日月之往來而為寒暑生殺陰陽之義也而非指乎日月至德之在人心而為仁義禮智易簡之善也而非專乎至德李氏曰取彼以四此得所配則乾坤有託而顯矣李仲永曰配者兩相當也象者微像著也程可久曰廣大者乾坤之體變通者乾坤之用義則理之所在善則性之所鍾毛伯玉曰本之則為陰陽畫之則為奇耦名之則為乾坤用之則為剛柔造化之妙變動

之端生生之理物之體質人之資性位之貴賤德之邪正无出此二者此聖人本之以作易者也故以其極至者贊之在易則具於爻彖在人則極於聖賢與天地四時日月俱運於不窮而反之至約則唯陰陽二畫耳故曰易簡易其至矣乎與盛德大業至矣哉之辭同此贊上文而生下意也作文者謂之結上生下是也今人皆分在下一節别為一章誤矣朱子疑子曰為後人所加蓋文言説卦多孔子所作亦有門

人記之者此子曰字著孔子言之至此而嘆美之如

書之乃言曰也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聖人之德業體乾坤之易簡而為之首章已明其指

而此因贊易之至極於易簡之善配人心之至德而

乃申首章未盡之意也崇大之廣廣之也體乾坤以

廣大其德業猶易之廣大而配天地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德之崇由夫知之所及業之廣由夫禮之所行知性
乎水易流於卑貴乎上騰故崇效天之高然後德可
以崇禮性乎火易過於高必貴乎下降故卑法地之
下然後業可以廣知令指禮或作體卑或作埤婢皆
非不曰知效天禮法地而云崇卑者則蓋欲其崇如
天卑如地非知本如天禮本如地也鄭舜舉曰成巳
者德也故欲崇崇則日新成物者業也故欲廣廣則
富有林黄中曰水性下知則配焉不極高明不足以

為知火性上禮則酏焉不道中庸不足以為禮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設位言天尊地卑陳布於上下也自天地奠位而易運行乎其中无非所以法象者此知禮之欲崇卑亦效法於天地也論易之理先天地而存有太極然後有天地論易之道則有天地易道然後行无天地則无所寄託也郭子和曰易之廣大備於天地之間舉天下之事莫不有易之道凡具天地之象者易已在

其中故聖人無適而不用易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成知禮之性而存之又存其道義從此而出德崇業廣矣門謂從此而出也由是之焉而有得則為德行而宜之而有功則為業

右第五章言易之廣大散在三極而出於乾坤乾坤之善在人為德業法象天地而成其性則德業從此出矣

厚齋易學卷四十三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

謄錄貢生臣吳士英